

書叢報合聯

三春爭及初春景

第一冊

著·陽高



「老爺！老爺！」

入夢正酣的鄂爾泰，被推醒了；聽聲音便知是聽差何福，當即問一句：「有軍報？」

意料中是有來自貴州的軍報——平定苗疆本是鄂爾泰最大的功績，因此得封伯爵；不想當年部署不周，苗亂復起，而且頗為猖狂。皇帝不得不在軍機處以外，特設「辦理苗疆事務處」，指派果親王允禮、皇四子寶親王弘曆、皇五子和親王弘晙；文華殿大學士張廷玉、保和殿大學士鄂爾泰專責辦理。鄂爾泰內慚神明，引咎請罪，削去伯爵；皇帝對他的信任未減，但以向來講究賞罰分明，認為「國家錫命之恩，有功則受，無功則辭，古今通義」，應該接受鄂爾泰的請求，削去伯爵，降封為一等子。同時作了一個特殊的安排，一方面准假家居，不必入值「苗疆事務

處」；另一方面却又召入禁中，作爲皇帝私人的助理，凡有來自苗疆的軍報，都送交他先看，定了處置辦法，再發交苗疆事務處。這一來，變成明降暗升，權力比以前更大了。

由於軍情緊急，深夜被喚醒了看軍報是常事；但這天晚上却不是，「海大人來了。」何福答說：「等著要見老爺。」

「海大人」是指戶部侍郎內大臣海望；他是滿洲正黃旗人，姓烏雅氏，是皇帝的生母孝恭仁皇后娘家的姪子，算起來是皇帝的表弟。宿衛的椒房貴戚，深夜相訪，當然是有極緊要的事；於是口中說「請」，人已起床，而海望在外面聽見聲音，竟不待傳報，逕自一掀門簾，大步跨了進來。

「中堂，請換袍褂！」

「怎麼？」鄂爾泰大爲詫異：「皇上召見？」

「是！」海望遲疑了一下，還是當着何福說了出來：「皇上中風了。」

鄂爾泰猶如焦雷轟頂，被震得站立不住；何福急忙扶着他坐下，隨即轉身去取官服。

「怎麼一下中風了呢？」鄂爾泰定定神問說：「要緊不要緊？」

「來勢不輕。」海望把聲音壓得極低：「是『馬上風』。」

鄂爾泰倒抽一口冷氣；一蹶足站了起來，咬牙切齒地罵：「王定乾、張太虛真該碎屍萬

段！」

「唉！」海望嘆口氣說：「真沒有想到。」

「事先有甚麼跡象沒有？」

「昨兒上午，說有點兒頭暈。我想通知四阿哥、五阿哥來請安；皇上還說不必。服了藥照常看摺子，精神好得很。那知道今晚上會出事！」海望又問：「我不知道應該不應該通知張中堂？」

這是說張廷玉；他在海淀有座賜第，名爲「澄懷園」，要通知也很方便。鄂爾泰便問：「皇上怎麼交代？」

「皇上嘴歪口斜，話都說不俐落了；只聽他不住說個「鄂」字，我就趕緊來請中堂。」

「既然未召張中堂，你亦不便擅自傳旨。等我見了駕再說吧！」

由二宮門繞「正大光明」殿、「前湖」、「奉公無私」殿到「九州清晏」寢宮，有好長的一段路；海望來時，還是八月廿二夜裏，回到「九州清晏」，已是八月廿三子時了。

寢宮中燈火通明，靜悄悄只微有異聲，只見總管太監蘇培盛迎了上來，也不行禮，只急促地

向鄂爾泰說道：「快請進去吧！」

等上了臺階，踏入殿門，只聽東暖閣中「呼嚕、呼嚕」是皇帝痰湧的聲音。蘇培盛掀開門簾；鄂爾泰朝裏一望，只見皇帝靠坐在一名太監胸前，頭半側着，口眼喎斜、面紅如火、痰響如雷；眼看是「大漸」了！鄂爾泰想起知遇之恩，不由得嗚咽出聲。

「中堂別傷心！」御醫低聲提醒他：「皇上心裏是清楚的。」

鄂爾泰便不敢再哭；進門照規矩磕了一個頭，口中還說一句：「奴才鄂爾泰給皇上請安。」說完，站起身，僵僵著腰，趨向御榻。

「萬歲爺，萬歲爺！」蘇培盛在皇帝耳際說：「鄂中堂來了。」

皇帝還有知覺，微微將頭轉了一下，努力想睜大眼來，却無能為力，只滾出來兩滴淚水。

鄂爾泰強忍悲痛，而且盡力保持平靜的聲音：「皇上萬安！放寬了心，一切都不要緊！」

皇帝將眼一閉，淚水又被擠了出來；然後聽他吃力地、模糊地說了兩個字：「盒子——。」

「是這個盒子不是？」蘇培盛從身上掏出一個景泰藍鑲金的方盒子舉高了問。

等皇帝極困難地點了一下頭；鄂爾泰已跪了下來，接過金盒，只聽皇帝突然噴出一個字來：

「看！」

金盒上有把小鎖，但鑰匙就掛在盒子上，蘇培盛幫著打開；鄂爾泰取出內藏的一道硃諭，看了一下，用很清楚的聲音說：「皇上請放心，是四阿哥；奴才一定遵旨辦理。」

皇帝的雙眼閉上了；痰湧的響聲漸漸低了下來；海望用抖顫的手指去探一探皇帝的鼻息，轉身向鄂爾泰說：「皇上升天了！」

於是蘇培盛首先搶天呼地般哭了起來；十三年前在圓明園以南的暢春園中，深夜「辟踊」的哀音，再一次震撼了玉泉山麓。鄂爾泰卻沒有眼淚，一種獨受顧命的責任感，充塞於方寸之間，形成極其沉重的壓力；但也構成令人興奮的挑戰，因此，他能對那一片震天的哭聲，充耳不聞，悄悄地隱在僻處，凝神運思。

只幾轉念之間，便決定了大步驟，現身出來，先是找一個幫手；此人名叫訥親，滿洲鑲黃旗人，姓鈕祜祿氏，是開國勳臣額亦都的曾孫；也是孝昭仁皇后的內姪，襲封公爵，在軍機處行走，一向跟寶親王接近；而且他兼領著「鑾儀使」，這個只是掌管儀仗的差使，當此大位遞嬗之際，格外顯得重要。

「訥公，」鄂爾泰將訥親拉到一邊，低聲說道：「四阿哥接位，你知道了吧？」

「聽說了。」訥親皺著眉說：「撫芳殿的那兩位，不知道會怎麼說？」

「正就是爲此。我得馬上趕進宮去；這裏交給你了。」鄂爾泰略停一下，加了四個字：「前

程遠大。」

訥親如夢方醒，這不是擁立的不世之功？頓時又驚又喜，而雙肩亦突感沉重，「毅庵，」他喚着鄂爾泰的別號，有些躊躇：「恐怕我應付不下來；張衡臣馬上就來了。」

「你跟他說，他亦在顧命之列；不過，這得請嗣皇帝親口來宣諭。」

「啊，啊！」訥親明白了！張廷玉必須支持寶親王繼統，才能成爲顧命大臣；這是一個交換條件。

「還有，莊王大概在路上，我遇見了，我會跟他說；果王是今天黃昏到的，這會兒當然也趕進來了，請你跟他說：這件事，要請兩王作主；請他趕快進宮，我在軍機處待命。」

「好！」

「再有一件，鑾儀衛請訥公格外留心，別出岔子。」

「是，是！」訥親被提醒了，「我馬上派人回去預備。事不宜遲，毅庵你快去吧！」

鄂爾泰帶着海望，星夜急馳；進了西華門，直到隆宗門前，方始下馬，進門北屋就是軍機處。由於軍機大臣都隨駕在海淀，所以北屋鎖着；但軍機章京辦事的南屋，却有燈光，鄂爾泰與

海望便先奔南屋。

「啊！」值宿的軍機章京方觀承，大爲驚異，「中堂跟海大人怎麼來了？」接著又驚呼：「血、血！中堂椅腿上的血是那兒來的？」

不提倒也罷了，一提起來，鄂爾泰頓覺雙股劇痛；皮馬鞍是破的，奔馳太急，臀部擦傷流血，竟爾不覺。此刻，也只是痛了一下，隨即就拋開了。

「問亭，」鄂爾泰答非所問地：「你到內奏事處去一趟；讓他們趕緊到『乾西二所』，把寶親王請來。」

「是！」方觀承突然有了發現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；指著鄂爾泰的摘了頂戴和紅纓的大帽子，張口結舌地問：「中堂，是、是『出大事』了？」

「是的。這會兒沒工夫跟你細談，趕緊去；別多嘴！」

這是告誡他勿透露皇帝已經賓天的消息；方觀承極其機警，到得內奏事處告訴管事的太監，只說「園子裏送來緊急軍報，交代寶親王即刻處理。鄂中堂在軍機處坐等。」隨即轉回原處。

「問亭，」鄂爾泰說：「你來擬遺詔；『皇四子人品貴重，克肖朕躬。』要把『自幼蒙皇考鍾愛』的情形，多數幾筆。你請到裏屋去寫。」

方觀承答應著，另外點燃一支蠟燭，捧著到裏屋去構思；「大事」出得倉卒，心神不定，久

久未能著筆，但聽窗外步履聲起，寶親王已經來了。

「臣鄂爾泰、海望恭請皇上金安！」

這聲以後，便是碰頭的聲音；而且聽聲音不止鄂爾泰與海望兩個人，必是屋內屋外，所有隨行的太監及軍機處的書手、蘇拉都在見駕了。方觀承心想，是不是也應該一謁新君？正考慮未定之際，只聽「哇」地一聲，寶親王開始號咷大哭。

「請皇上節哀應變；諸多大事要請皇上拿主意。」鄂爾泰又說：「這會兒不是傷心的時候。」

這句話說得相當率直。嗣皇帝收住眼淚問道：「怎麼一下子就去了呢？」

「唉！」鄂爾泰重重嘆氣，「王定乾、張太虛該死。」

這句話盡在不言中了；只聽見嗣皇帝說：「我此刻方寸大亂。應該幹甚麼，自己都不知道；你們說吧！」

「請皇上傳諭：以莊親王、果親王、張廷玉爲顧命大臣。」

「奴才啓奏皇上，」海望接口：「受顧命的，實在只有鄂中堂一個人。」

這句話提醒了嗣皇帝，自己能不能安登大寶，全靠莊、果兩王和張廷玉、鄂爾泰；尤其是眼前的鄂爾泰，關係更爲重大。轉念到此，親自伸手相扶：「你起來！」他說：「咱們好好商

量。」

要商量的是如何應付住在懋芳殿的那兩位——嗣皇帝同年生的胞弟和親王弘晷；康熙朝廢太子允禩嫡子理親王弘皙。這時的嗣皇帝和鄂爾泰，不約而同地想起雍正八年春夏之交，那些令人驚心動魄的日子；不過嗣皇帝是親身經歷，而鄂爾泰是得諸聽聞；卽令如此，一想起來仍令人不安。

雍正八年春天，皇帝的怔忡舊症復發；一閉上眼就會夢見「二阿哥」廢太子允禩，來向皇帝索命；一驚而醒，冷汗淋漓，心跳好半天都靜不下來。

皇帝殘骨肉、誅功臣，殺過好些人，都無愧怍；只有雍正二年十二月私下毒殺了他的這個胞兄，却不免內疚神明，因為細想起來，允禩沒有絲毫對不起他的地方；而他暗算允禩却不止一次，先是康熙四十七年，允禩第一次被廢，禁錮在上駟院中臨時設置的氈帳中；皇長子直郡王允禔及皇四子雍親王胤禛，也就是雍正皇帝，奉命監守。兩人起意用魔法謀害允禩；結果爲皇三子誠親王允祉所舉發；直郡王允禔被幽閉，而皇四子雍親王心計甚深，做事的手腳很乾淨，更難得的是皇十三子允祥出面頂了罪，以致被圈禁在宗人府的高牆之內。因此雍親王奪得皇位以後的第一件事，便是釋放允祥，封爲怡親王。

照情理說，雍正皇帝既已如願以償，得居大位；而允禩既失皇位，復被幽禁，應可安享餘

年，而仍舊放不過他，雍正皇帝自己也覺得太過分了。早年誅除異己，覺得壞事反正做了，多做一件也無所謂；及至天下大定，閒來思量，總覺得愧對「二阿哥」；久而久之，便得了個怔忡之症。他也曾私下懺悔默禱過；而且將襲封爲理郡王的弘皙封爲理親王，表示彌補疚歉，但怔忡之症，時發時癒，始終未能斷根，只是這一回發作得格外厲害。

更糟糕的是怡親王允祥也得了這樣一個毛病；他是從高牆中放出來以後，親眼看到皇帝弑兄屠弟，是如此心狠手辣而掌握著生殺予奪之權的一個人，所以日夕生活在戒慎恐懼與悔恨之中。

這時眼見「二阿哥」向皇帝索命，想起當年亦曾同謀；又增一番恐懼悔恨，終於支持不住了。

於是有一天兄弟倆——皇帝與怡親王允祥，都是精神比較好的時候，屏人密談；怡親王表示：允祔來索命，他願意抵償。不過允祔無主游魂，應該爲他覓一個安頓之處，常受祭享。於是皇帝決定封允祔爲潮神，爲他在浙江海寧立廟，廟用藍瓦，是王府的規制。

這番措施有些效驗，命是不索了；却要索還皇位。皇帝在奪位時，強詞奪理、氣盛得很；事定以後想想，自覺說不過去，譬如說皇四子弘曆，「素蒙皇考鍾愛」，曾向溫惠皇貴太妃說過：「是命貴重，福將過予。」意思是弘曆將來亦會做皇帝；而弘曆的皇帝，必出於他之所傳；這就足以證明天心默許，聖祖在說這話時便先已決定要傳位給他了。

但是，這話說得通嗎？他曾說過，「八阿哥」允禩的生母良妃衛氏，來自「辛者庫」，所以允禩是「出身微賤」，決無繼位之望；可是弘曆的生母是熱河行宮的宮女，也是「出身微賤」，何以聖祖會斷定他也會做皇帝，而有「福將過予」的話？

因此，到得皇帝比較平心靜氣時，解釋民間流言他如何奪位時，論調與以前多少不同了，好些地方，彷彿含著地在說：皇位原該是允禩的。允禩既已被廢，他就不算是奪位。這跟聖祖所說：「本朝得天下最正。明朝原已亡於李自成；本朝天下得自李自成之手，是替明朝報了仇。」是一樣的道理。

也許是真有允禩來索皇位這麼一個夢；也許是皇帝魂夢不安的幻覺，總之爲了祛除他心裏的這塊病，他派莊親王允祿到允禩的墓園去祭告，他一心一意只爲大清的天下，將來爲國擇賢，弘皙與他的兩個兒子一樣，亦有繼承皇位的資格。同時宣諭：理親王弘皙遷入宮中，與皇五子弘晝一起住在懋勤殿——在文華殿後面，明朝端敬殿、端本宮舊址；通稱「南五所」，向來是皇子的住處。皇四子弘曆則早在雍正五年賜贈時，就已移居西六宮後面的「乾西二所」了。

說也奇怪，從弘皙入宮後，皇帝居然眠食俱安；但怡親王允祥却在五月裏一命嗚呼。皇帝相信他是爲他代償了允禩的命；傷感與欣慰交併，爲了報答起見，除了照允祥生前的意思，以他的幼子弘曉承襲怡親王以後，又另封允祥一子弘皎爲寧郡王，亦是世襲罔替。

可是，對於弘皙遷入宮中這件事，皇帝却有悔意了；私下決定，仍舊傳子而不傳姪，好在只說擇賢而立，不立弘皙，不算背盟。

不過傳子却又費躊躇，弘曆雖有「素蒙皇考鍾愛」這句話在；而他自己所鍾愛的，却是皇五子弘晝。

大家的意思，仍是勸皇帝擇賢而立。但何以謂之賢？何以謂之愚？實在不易分辨得清楚；精明與刻薄，慷慨與揮霍，毫釐之差，失之千里。皇帝反覆考量下來，想出一個試驗的辦法；這天將莊、果兩王，鄂、張兩相召入養心殿，只見桌上陳列著兩個黑漆木盤，上覆黃袱；皇帝親手將黃袱揭去，一盤中盛一方玉印；一盤中是十粒瑩光耀彩，尺寸稍遜於東珠，但也是稀世之珍的大明珠，在黑漆盤中滾個不停，將人的眼都看花了。

正當四個人都在納悶，不知皇帝是何用意時；蘇培盛已帶了兩個太監進來，小心翼翼地將漆盤捧了出去。皇帝並無一語，大家也不敢多問；只是順著皇帝的意向，奏陳各人掌管的政事。

約莫一頓飯的工夫，蘇培盛回來覆命說：「四阿哥要了玉印；五阿哥要了珍珠。奴才傳旨，不必親身來謝恩，兩位阿哥還是向養心殿的方向磕了頭。」

「喔！」皇帝問道：「是誰先挑的？」

「奴才請四阿哥先挑；四阿哥說：『讓五阿哥先挑吧！』五阿哥就說：『我要明珠。』」

「四阿哥呢？怎麼說？」

「四阿哥沒有說甚麼。」

「那末，」皇帝問說：「你總看出點兒甚麼來了把？」

「奴才看四阿哥是高興在心裏的樣兒。」

皇帝揮一揮手，遣走了蘇培盛，嘆口氣說：「這可真是天意了！」

兩王兩相到此方始恍然，皇帝是測試兩皇子的志向，明珠喻富；玉印喻貴，皇五子先挑，本自占了大便宜，不道捨貴而取富，此非天意而何？

「你們記住今天的事！倘或將來五阿哥有甚麼怨言，不拘是誰，把今天的這段故事告訴他。」接著，皇帝提起硃筆寫了一道手諭：「皇四子弘曆、皇五子弘晝，年歲俱已二十外；皇四子著封爲和碩寶親王，皇五子著封爲和碩和親王，所有一切典禮，著宗人府照例舉行。」

鄂爾泰回憶到此，隨即省悟；先「收服」了和親王，同胞兄弟合力來對付理親王，事情就好辦了。

正待開口有所陳奏，只聽步履雜沓；莊親王允祿與果親王允禮，一前一後，相偕而至。進門便待屈膝，嗣皇帝急忙奔了過去，一手挾住一個；他的身材高，又富膂力，所以挾住兩王，能不讓他們下跪。

「十六叔，十七叔，」皇帝放聲而哭：「你們看，我連送終都沒有趕上。」

一帶兩王，相擁而哭；鄂爾泰陪著淌了一會眼淚，跪下說道：「請皇上跟兩位王爺節哀，還有多少大事要辦呢！」

勸得收了眼淚，莊王說道：「臣是剛接到消息，說鄂爾泰進宮了。如今要辦的大事很多，先後次序得分出來；請皇上明示，那件該先辦？」

嗣皇帝懂他的意思，要分先後的大事，只有兩件，一件是到圓明園迎靈入大內；一件是宣詔明示，大命歸於何人，他不便表示應先宣詔，那就仍舊只有飾詞推拖了。

「我方寸大亂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？請十六叔、十七叔跟鄂先生商量著辦吧！」

「臣不敢當此稱呼！」鄂爾泰急忙躬身回答；而也就是「先生」二字，更激發了他挺身擔當的決心，「皇太后跟內廷各主位，大概也得到消息了，一定都在著急；請皇上先安慰了皇太后，好啓駕迎靈。至於宣示哀詔，交給兩位王爺跟臣來辦好了。」

「好，好！」嗣皇帝說：「一切都請十六叔、十七叔跟鄂先生作主好了。」

眼淚汪汪的和親王弘晈，心裏不知道是甚麼滋味；那副眼淚是哭大行皇帝，還是哭他失去了

皇位，自己亦不甚分明，只覺得是太委屈了，却又不知道如何表達他心中的委屈。

「有段故事，五阿哥只怕還不知道。」鄂爾泰平靜地說：「當初原就是五阿哥自己挑的。」

「挑甚麼？」弘晝茫然地問。

「挑玉印還是明珠？如果五阿哥挑了玉印，今天皇位就是五阿哥的。不過，」鄂爾泰緊接著說：「五阿哥也不必失悔，富貴榮華一輩子，也夠了。」

弘晝初聽不解，細想一想方始明白：頓時臉色大變，情不自禁地蹣跚一蹣跚。

莊王便即說道：「小五，你看開一點兒！你得仰體親心，當初皇上爲甚麼親自擬你們的封號，寶親王之寶，告訴你天命有歸，非人力所能強致；和親王之和，希望你守本分，『家和萬事興』，民間如此，皇家亦不例外。你哥哥一向待你不錯；今後當然更要照看你。你想要甚麼，告訴我；我代你去要。」

「我不想要甚麼；我也不知道要甚麼。阿瑪把甚麼都給了他了。我還能要甚麼？」弘晝悻悻地說。

語聲中冤氣衝天，不加安撫，只是硬壓下去，縱能暫時無事；一旦爆發，必又是一場骨肉相殘之禍。莊、果兩王及鄂爾泰想起大行皇帝託以腹心，知遇之深，眷顧之厚，有個相同的想法，不獨他的傳位於皇四子的遺命必得實現；就是皇五子，無論如何亦須保全。

這樣，事情就好辦了。莊王悄悄將他們兩人找到一邊，低聲問道：「你們看，用甚麼法子能讓小五的那口氣喘得下去？」

「惟有請皇上格外加恩。」鄂爾泰說：「五阿哥一向講究飲饌服御，甚麼都要最好的；我想請兩位王爺善加開導，反正將來必能讓他過稱心如意的日子就是了。」

「空言只怕無用。」果王搖搖頭：「得這會兒就見真章才好。」

「有了。」莊王點點頭：「我想到一個辦法。」

「甚麼辦法？」

「把國事跟家務分開來辦。」

果王不解；鄂爾泰却領會了，「十六爺，」他說：「皇上本來就交代過了，請兩位王爺作主；這會就跟五阿哥說吧！」

於是回到原處，莊王叫一聲：「小五！」首先作了一番表白，「你別當你四哥，跟我的情分不同，我會向著他；正好相反，我現在是替你委屈。不過這也要怨你自己不好；當初本來是讓你先挑的，你要挑了玉印，今天不就是你當皇上了嗎？」

這番話說得更率直，弘晝椎心泣血般悔恨，臉色非常難看；鄂爾泰急忙加以勸解。

「五阿哥，你別難過。皇上一向待你最厚；將來自然還是格外照看你，要甚麼，有甚麼，享